

颗颗红心

■刘忠全

大的石壁映入眼帘，上面有个璀璨夺目的天安门图案。走上前去，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也是用一枚枚海贝雕塑成的，造型逼真，独具匠心，令人赞叹不已。这时，指导员讲起了与这些海贝有关的故事。

当年，英雄的连队驻岛不久，便发生一件新鲜事：“大老鸹”爱上了海贝。“大老鸹”是三班长的外号。他平日不吭不哈，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是肚子里主意多，心灵手也巧，过去的穷日子逼他学过泥水匠、木匠、雕匠。上岛后，不知怎的，他对那些海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巡逻一次，带回几枚，查一次海滩，拾来一兜。他把捡来的海贝收藏起来，没事时就拿出来对着它们凝神默想，有时夜里躺下也常常摆弄着海贝琢磨半宿。谁去问他要干什么，他都笑呵呵地不作回答。为了掏出他心头的秘密，几个老兵趁他不在，把那些宝贝“偷”走了。“大老鸹”这才着了慌，忙着向大家求情。那几个老兵围着他问：“大老鸹，不讲出来，我们都给你甩到海里去！”

“大老鸹”笑了笑，一字一句吐露了心头的秘密：“咱是想……塑座天安门。虽然人在海岛，可我总觉得北京就在咱心头。”

这件事让全连都激动了。大家都忙碌起来，拾来成筐成筐的海贝。“大老鸹”精心地选，细心地雕，用8个大海螺磨出8个红灯笼。整整用了两个月的业余时间，战士们的心愿终于达成——贝塑天安门醒目地挺立在石壁上。

故事发生距今已几十年，可它常讲常新，激励着后来人。几十年间，每年新兵一上岛，第一课就在这里上。每到国庆节，战士们都要把贝塑天安门粉刷一新，装上红绿小灯泡，夜里聚集到这里，想象北京天安门前礼花怒放的情景，心中一次次泛起幸福的激流。

那年夏天，岛上掀起大练兵大比武活动的热潮。一天，连队举行海上目标射击比赛，新战士小李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一名。当指导员给他胸前戴上红花

时，却发现他脸上没有笑意，皱着眉头在思考什么。吃过中午饭，指导员去找他，宿舍里没见人影，后来在海边一块礁石旁找到他。小李正汗淋淋地练压子弹。指导员纳闷了，这个全连鼎鼎有名的射手，怎么练起这个基础动作来了。一问才知道，小李在练一种新的压弹动作：弹夹一对准弹槽，直接用中指把子弹压进去。看到这样的战士，指导员高兴极了。后来一些日子，指导员发现小李脸上总隐现着一种痛苦，吃饭也由筷子改用匙了。

有天夜晚，指导员查铺来到二班门口，里面还有人说话，一听是小李跟小王。小王压低嗓门嚷道：“我的中指火烧火燎地痛。”“嘘，轻点声，我这里有盒清凉油，你抹点就不那么痛了。”“小李，你这个新的压弹动作我不练了，再练也快不了一秒，何苦呢！”小李一听，声音变得很严肃：“小王，在战场上如果抢到这一秒，就有可能把敌人打死，而不被敌人消灭。咱们的小岛是祖国的一扇窗，党中央把它交给了咱们，咱们没有过硬的本领能守好吗？”上铺没有回音了。

指导员过后才知道，小李练那个新的压弹动作期间，为增加中指的力量，天天用中指在石头、木板上敲，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吃饭时连筷子也拿不住。可小李还咬牙坚持练，直到能把一块瓦片拿在手中，中指一敲，立即断成几块，这样才抢到一秒钟。

这天半夜，我被一种巨大的声音惊醒，一听是暴风雨。指导员已经爬起来，穿上雨衣要去查哨。我也赶紧起来要跟他去。他开始不让，后来拗不过，才笑着说：“你们搞文艺的要体验生活，那就去体验体验吧。”

走出房门，什么也看不见，整个天与海像泡在一个大染缸里，海浪撞击礁石的巨响阴森骇人。雨点如利箭般射过来，落在雨衣上“咚咚”响，打在脸上很痛。我们在风雨中艰难地走着，只剩下哨声没去了。那个哨所在一块礁石

上，去那里要走一段低洼路，由于路被淹没，我们俩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探索。浪花不时倾泻下来，把我们从头到脚浇得冰冷。

一号哨所在海浪中时隐时现，我们刚接近那里，就听到一声响亮的、严厉的声音：“口令！”我听出来了，站岗的正是小李。一个个海浪飞上礁石朝他扑去，却被撞得粉碎，化作白沫在礁石上流淌。他身子挺得笔直，那么威武，白天那种孩子气一扫而光。正当他向指导员汇报情况的当儿，我猛然发现，他的雨帽掉下来了，雨点重重地打在他的头上，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往里面流。我赶紧把雨帽给他戴好。等他汇报完，我发现那雨帽又掉下来了，又立即给他戴上。谁知他竟火儿了，一手撸下雨帽，冲我大声说：“这么大的风雨，戴上雨帽，把耳朵捂得死死的，海面上有什么声音能听清楚吗？”

我的心一跳，小李似乎感到态度不好，停了一下，说：“老班长说过，咱们虽然是在海岛，可祖国就在咱们心头。咱们这是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站岗放哨，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我的心一热，周身的血液沸腾了：“风雨那么大，你个你那么小，能吃得消……”他没等我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件闪亮的东西。我仔细一看，是海贝。他把它在我面前晃了晃说：“小小小，可它什么时候怕过风浪。”

往回走了，我几步一回头。小李的身影慢慢隐没在浪花中……他多像一枚海贝，在大海中摔呀冲呀，越冲越亮，越摔越硬。此时，我才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样酷爱海贝，因为海贝就是他们人格的象征！

在这雨重夜黑的天地间，我的眼前突然焕发出一片亮光。我看到了，看到了战士们用心血塑成的海贝天安门，正挺立在石壁上，光耀长天。如果说战士心上的天安门是由一枚枚海贝塑成，那么北京天安门不也正是千千万万的战士用一颗颗红心塑成的吗？

热风冷眼

7月以来，湖南省衡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一小学已放暑假的老教师们为前来抗洪救灾的武警官兵打扫教室、准备日用品，提供一个可供休息的场所，并在一张A4纸上留言：“致最可爱的人：因条件简陋，敬请谅解！室内的纯净水、茶叶等物品请放心使用……”

看到温馨的提示和细致的安排，武警某部官兵感动不已。当日早上6时，只休整了3个小时的官兵又出发赶赴抗洪一线。临行前，他们将房间的物品收拾整齐，卫生打扫干净，并留下一张留言条：“周老师（发起人）：你好，借宿贵地，不胜感激。兵者，守卫国土家园，可爱。师者，培育国之栋梁，可敬。岗位不同，责任担当。愿身体安康，桃李芬芳。某部第七支队敬上。”

当笔者从媒体上读到这两条留言时，不禁回想起两则旧闻。

一则说的是，1934年，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时，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当地百姓因恐慌都躲了起来。一队红军住在黄堂珍老乡家，他们烧了老乡家的几根木柴，吃了老乡家半坛咸菜，临走时留下六升黄豆和一张字条。红军走后，黄堂珍回到家里，看到红军留下的黄豆和字条，方知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两样。为了纪念红军，他将这张字条贴在门板上，上面贴上门神作掩护，藏了下来。1959年，当军事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时，黄堂珍将这张留言条献了出来。

另一则说的是，85年前，红军第三军团长征经过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官亨村时，居民胡四德带领族人，从各家各户筹集了一批粮食及副食以解红军燃眉之急，该部司务长叶祖令留下一张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壹佰零伍担生猪叁头重量伍零叁斤鸡壹拾贰只重量肆拾贰斤”，落款人“叶祖令”。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旧的留言条经过岁月的洗刷，纸张已经泛黄，如今静静地陈列于博物馆；新的留言条字迹清晰，散发出淡淡的油墨味。这相隔80多年的留言条，一样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那些文字同根同源，出自于同样的血脉基因，赓续着同样的传统和精神，蕴含着同样的如磐初心，成为启迪和教育后人的传家之宝。

留言中有铁一般的信念。长征路上的两张留言条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信仰、信念的力量。尽管当时我们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抉择的考验，长征中又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但这并没有动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红军留下字条，表明日后必然会打回来的决心和信心；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珍藏字条，表明对党和红军的热爱和信赖。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无所畏惧、无往不胜，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无往不胜因有“魂”，无所畏惧因有“根”。这“魂”和“根”，就是铁心听党话、跟党走、跟党走，就是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杯中一寸心，千载永不易。”永葆这样的初心和恒心，就会根基永固、血脉永续、优势永存，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

留言中有铁一般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军从建军那天起，就以严守纪律而著称。从长征路上两张留言条所折射的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的软毫无犯的作风，到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胜利之师不住民宅睡马路的遵纪爱民的风采，无不说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们这支军队把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统一起来，形成有令必行、有禁

留言中蕴涵如磐初心

■向贤彪

必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正是由于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基础上的革命纪律，官兵们哪怕饥寒交迫，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烈火焚身，也能“我自岿然不动”；哪怕作出最大的牺牲，也要服从命令、维护大局。进入新时代，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四个战略支撑”的使命任务，必须要有铁一般的纪律作保证，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

留言中有铁一般的团结。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从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把粮食、衣物省下支援前线，到和平年代部队抢险救灾，人民群众自觉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无不充分说明：人民军队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战时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传承红色基因，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抢险救灾中勇于当先锋、打头阵，谱写新时代“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崭新篇章。

信念、纪律、团结这些字眼，看似普通平常，但把它们放在人民军队90多年风雨历程中来考量、放到一个个历史故事中来审视，就会感到它们的分量。这是人民军队宗旨、性质和光荣传统的本质反映，是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制胜密码”，是浸透每一名官兵血液的红色基因。新时代赋予新的使命，新使命呼唤红色传人。只要我们牢记光荣历史、赓续红色基因，就一定能战胜前进路上的任何风险挑战，彰显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风采荣光。

国防纪事

桌上放着几枚海贝，是我从小岛带回的纪念品。它们的形态像出自精湛的工匠之手。有的像小巧玲珑的宝塔，有的似造型美观的小圆扇，有的如憨厚的鹅卵石，但都质地坚实，丰满生辉，细观去，表面呈现一层纤细的波纹。从这些海贝上，我窥见守岛战士崇高的理想、纯洁的心灵、刚毅的斗志……

小岛的东面有个大沙滩。早晨，海潮退了，太阳从海面冉冉升起，沙滩上便闪耀出各种绚丽的光彩。不时有巡逻的战士俯下身去，就像拾到什么珍宝，发出惊奇的慨叹声。那些年轻欢乐的战士，立即围成一团，互相传递着、欣赏着、议论着一件件五彩斑斓的小东西。

巡逻回来，每人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掏出来全是各式各样的海贝。他们小心地用刷子将其刷干净，再放进各自的木盒里珍藏起来，日后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启用。有的寄给远方的战友留作纪念，有的献给贝雕厂以表寸心，更多的是用来装饰自己的小岛。在这上面，战士们下足了功夫。

当你登上码头，就会看到码头一旁的峭壁上两行大字：人在海岛上，心向党中央！那就是用海贝镶嵌成的，每个字都有八仙桌那么大，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上岛的路，其实是一条栈道，地下全是用色彩斑斓的海贝铺成的。顺这条路走不到200米，拐个弯，是片开阔地，这里海风猛烈，涛声澎湃。一块巨

军装

■其然

这是世界最珍贵的服饰
以国家的名义，以青春
热血，甚至是生命的名义
单一的色彩，单一的制式
单一到可以像一个凝聚的整体

没有你我，没有性别
在队列的方阵，在边防线上
在舰艇的甲板，在通往灾区的路上
甚至在枪林弹雨中

这是和平的色彩，也是战争的色彩
是大地的色彩，也是天空的色彩
海洋的色彩，这种色彩
凝聚在枪声中，成为出膛的火焰
凝聚在号令中，成为一柄有力的铁拳

多少热血男儿，为了这身色彩
和最亲的亲人夜夜思盼
多少热血男儿，为了这身色彩
和最爱的爱人异地书信
色彩的荣誉，是祖国的荣誉
山河的尊严，被我们穿在身上
当不老的青春站列如松，长城
就会再一次在山峦间巍峨耸立

老兵

■林万华

老兵退役后
微信朋友圈
依然聚集着百十号老战友
他仿佛还在当年的边防连

老战友每天都在朋友圈里晒照片
报告幸福美满新生活
一年更比一年甜

他每天为老战友点赞一遍又一遍
如当年每天巡逻的战友
一声又一声报平安

每年“八一”
他也在朋友圈晒一张自己的照片
那张一身戎装有些发黄的老照片

他伸出颤抖的食指

微笑着为自己点了一个赞
又点了一个赞

写给国防仓库的诗

■王文福

啊，帐篷

——营房仓库

这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哟，
将会在哪座山岭盛开？
这一方方待风而扬的帆哟，
将会航行在哪片瀚海？

只有艰苦的雨浇灌，
这花，才青葱献生命的色彩；
只有荒凉的风吹拂，
这帆，才愿敞开高傲的胸怀。

我说的是帐篷，仓库里的帐篷，
望着它们，一股敬意涌上来。
热闹不属于它们，舒适不属于它们，
属于它们的只有对战斗生活的爱。

深情

——军需仓库

单衣，绒衣，棉衣，
在这里集结；
温暖，思念，祝福，
在这里集结。

这里高悬着南国的烈日，
这里飘洒着北疆的大雪。
任气候四季变换，
这里有不变的关切。

两条闪亮的钢轨，
把这里与远方的军营连接。
为让军营有与季节和谐的装扮，
这里总是走在季节前列。

当你领到崭新的军衣，
当军功章在你军衣上露出笑靥，
你会想起这仓库的战友吗？
军衣上有他们深情的凝结。

短笛新韵



儿子(中国画)

孔紫作

一瓣心香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父亲很爱吟诵《侠客行》里的这句话。说起武侠，避不开诗词。儿时未上学前，父亲就为我买了线装本图画版《侠客行》。至今，自己仍记得小说开篇便是李白的诗篇《侠客行》。云山雾罩中，吟诵着诗词的侠客深深拽入我的记忆之河。

这册线装本的武侠书，铅画斑驳，诗句遒劲，打开了我对世界的另一种认知。书脊破裂，在部队常缝补衣服的父亲竟用针线将书页穿起来。可惜儿时根本没有文献保存意识，书早已不知去

向。

父亲是极爱武侠小说的人，家里的书已被他翻得破旧不堪。儿时的我听他讲了许多有关古代侠客的故事，话语间不觉夹杂着豪气沛然的诗句。父亲能将《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称号倒背如流，更会带着我将武侠小说中的诗词一一摘抄，共同领略其间豪情侠义。

我渐渐长大，一部部武侠经典被改编成电视剧。有时和父亲一起看金庸剧，父亲竟还记得一章一节的情景，能和剧中人说一样豪情洒洒的台词。也许父亲教会我的，恰是他骨子里那股豪迈侠义的气节。

彼时正值老兵退伍时节，身在军营的父亲给我写信，引用了《龙虎斗京华》开篇的《踏莎行》：“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寥寥数语，投射

■冯斌

出军人情怀。就像父亲常告诉我：“那

陡峭的峭所，明月凌空，军人持枪站岗，挺直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亦是侠者的快意；那遥远的深海，蛟龙入水，军人在海底淡然守卫祖国，不惭世上英，洒不洒脱？”每说到激动处，父亲都充满仪式感地吟出梁羽生的《临江仙》：“倚栏看剑剑如虹，豪情难自遣，高唱大江东。”

和父亲相似，我也爱金庸小说里的这首诗：“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满寒沙！”对我这一代人，“国仇家恨”只能在书上摸索，但对金大侠而言，烽火战争俨然生活。父亲说，金庸在写边关外铁蹄入侵、恣意强夺的境况时，心里必然浮现日寇侵华的画面。父亲一生戎装，性情坚毅，他口中的侠义情怀，感染着我的精神世界。父

亲就像金庸笔下的大侠，在铮铮侠骨与绵绵柔情下，总在心底珍藏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同胞的悲悯。

我也渐渐懂得，武侠世界里，武功绝技固然不可或缺，然而正气侠道才是人心归宿。家国大义、人间正道是为心灵最深沉的共鸣。

记得军校毕业时，我曾撰写送别横幅：“物换星移任逍遥，沧海涌涛，笑傲江湖吟九天；虎啸龙吟正峥嵘，凡尘缥缈，戎装佩剑思万丈。”战友们纷纷赞许这送别之情豪气横生。我不禁回首岁月，想起心中的侠者，当然还有父亲。不知不觉，武侠经典又伴我军旅10载光阴。10年饮书中“风雪”，自是难凉热血，我想，很多军人内心应该从小就深种着武侠梦吧，这个梦，让我们永葆赤诚，胸怀坦荡。